

妮妃雅的风与疯：亚洲第一皇后诞生，鲁保罗变装秀的夺冠幕后

“有时，即便没有化妆，但好像可以看著镜子里的自己说，你知道吗？眼前的这个人，其实是非常漂亮的。”



台湾变装皇后妮妃雅。图：Nymphia Wind妮妃雅 Facebook

【编者按】台湾变装皇后妮妃雅（Nymphia Wind，本名曹米騏）在美国鲁保罗变装皇后秀（RuPaul’s Drag Race）第16季夺冠，不仅是台湾首例，也是节目开播以来，第一位在亚洲养成并封后的变装皇后。

一切如他的参赛宣言所预告——“我是来打破亚洲魔咒的。（I’m here to break the asian curse.）”

在这出全球最受欢迎的变装实境秀上，妮妃雅端出一整套的“亚洲自助餐”，从日本舞蹈、中式旗袍，到无可胜数的台湾符号：歌仔戏、珍珠奶茶，与一根根挑逗又挑衅的黄色大香蕉。

端传媒追踪妮妃雅的封后之路，从他接获参赛通知，至比赛过程的幕后纪录，解读这位亚洲皇后如何驾驭西方源起的变装文化，收服全球观众的心。

北美时间4月19日晚间，鲁保罗变装皇后秀第16季播出总决赛。台湾皇后妮妃雅以一杯巨型珍珠奶茶礼服，作为他的压卷之作。

鲁保罗是全球最知名的变装皇后实境秀，2009年开播至今已拿下30多座艾美奖。而按节目惯例，他与对手萨菲拉（Sapphira Cristal）将以“对嘴对决”（Lip Sync）争夺后冠。对嘴，即假唱，是变装皇后最基本、也最常见的表演形式。此项目看似单调，实际上，却也因大幅的留白，皇后可在一首歌的时间内包罗万象，以她的颜艺（妆）、时尚（服装）、才艺（舞技或特技），直拳对决。

指定曲凯莉米洛的〈Padam Padam〉乐曲一下，妮妃雅设计的斗篷机关应声敞开，接下来是令全球观众目瞪口呆的一幕——30颗象征“珍珠”的黑色气球从他的手摇杯礼服深处窜升而出，飞越决赛舞台。

Nymphia Wind & Sapphira Cristál's Lip Sync For The Crown 鲁保罗变装皇后秀

远在地球的另一端，在台北西门町红楼盯著转播的同志与酷儿们也为之巅狂，空气被划破耳膜的尖叫与嘶吼填满，“就是爱他（妮妃雅）的疯，永远有新招、出其不意的天生明星。”一位资深粉丝激动地说。即便隔著银幕，狂喜的体感与热度却零时差，支持者们的脸庞尽是骄傲的泪水与喜悦。

挟著对亚洲文化的信仰，与坎普风（Camp）的创作核心，妮妃雅迎来无庸置疑的“杀手大结局”。

“我显然是来这里代表我的国家的，但我没有要贴一张国旗在裙子上的意思（putting a flag on my dress）。珍珠奶茶是台湾的国宝，是我们的发明，请你们用脑子牢牢记住。”在总决赛后的访谈中，他自豪地向媒体说。

封后的他，预计获得20万美元的冠军奖金，同时刷新节目的历史：不仅是首位入选的台湾皇后，也是史上第一位在亚洲土生土长、并夺下后冠的亚裔皇后。

长期在台推广变装文化的 Podcast 节目《变装洩百科》主持人招弟说，亚裔皇后在变装圈不曾缺席，但鲁保罗变装秀开播十多年来，仅七位亚裔皇后闯进四强，且只有第三季的印尼裔皇后 Raja Gemini夺冠；更重要的是，这些亚裔皇后除了肤色之外，表演风格其实仍贴近西方 DIVA 文化，而非以“亚洲的样貌”被看见。

直到妮妃雅的出现。

这位亚洲皇后甚至以近乎挑衅的胆量，把“黄色”当作他的标志颜色——大量以香蕉与黄色为概念的服装造型，代表了性的暗示、国族的认同（台湾曾为香蕉王国／黄种人），以及贯穿其创作风格的坎普风与普普艺术（pop art）。在台湾，他有另个称号叫“蕉佛”，粉丝则会自称“蕉徒”。

“他同时满足了西方观众对亚洲的好奇，也让亚洲观众在他身上找到他提供的亚洲认同。”招弟定义：“妮妃雅是亚洲变装皇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2024年3月6日，台北，变装皇后妮妃雅。摄：陈焯辉/端传媒

皇后的奥运

时间回到2023年4月，某日早晨 Leo（曹米翳的英文名字）在美国布鲁克林的住所，边大便，边接到来自加州的电话。电话的另一端告诉他：“你录取了鲁保罗变装皇后秀的第16季参赛者。”坐在马桶上半睡半醒的他一阵惊慌中，获知自己将在不到五周的准备期后，飞往加州洛杉矶拍摄实境秀。

挂电话后，Leo 立刻传了两封讯息，一封是给他的母亲咪咪（曹慧敏）。由于保密协议，他只写了七个字：“发生了严重的事。”

咪咪回忆，本来与儿子规划好的义大利旅行，忽然行前变卦，以为他发生什么重大意外，可是又怎么问也问不出答案，她胡思乱想了六个小时，才想通：“你是不是要去比 RuPaul（鲁保罗）？”

另一封讯息则传给了人在台湾的发型设计师林龔，“一接电话，就听到妮妃雅尖叫说，‘林龔，快、买、机、票、了！’当下我就懂了。”林龔老神在在地说。

不过事情是真的严重了，因为皇后们都知道，比赛从自己接到电话的那一刻起就开打了。

鲁保罗变装皇后秀在业界向来有“皇后的奥运”之称，原因是这场赛事不只比才华，也比体力、财力，以及个人的后援网络。

依照节目组规划，每一位皇后在为期五周的行前准备，要完成多达34套的不重复造型。因节目赛制，每集固定会有一场大竞赛（Maxi Challenge）、一场伸展台（Runway），外加零星的迷你竞赛（Mini Challenge），每个项目的造型都有不同的指定主题。



台湾变装皇后妮妃雅。图：Nymphia Wind妮妃雅 Facebook

其中，又以伸展台项目的服装制作难度最高。

林韜说，时尚，是皇后竞赛的重点之一，伸展台的造型几乎都是 Couture（高级订制服）规格，成本高昂且需耗费大量人工。在美国当地，委托他人代工一件高订，每套费用至少台币三万元，一顶订制假发也要差不多价格，这意味著，全季共16集的伸展台项目，服装预算可能高达台币百万，“还没比赛就先负债。”

棘手的是，在淘汰赛制下，参赛者只要提前回家，这些昂贵的订制服等于是付诸流水了；但若不在行前期间完成，后续晋级竞赛，又会陷入服饰太过繁复、难以独立完成的危机。种种现实因素，也大幅提高鲁保罗的参赛门槛。

在预算与时间有限的情况下，皇后势必要动员自己的人脉来备赛——而这对于变装生涯几乎都在台湾度过的 Leo 而言，他别无选择，只能把自己的援军（人在台湾的发型设计师林韜、与他的变装家族“疯家”成员 Bagel Rimrim），直接空运到布鲁克林的住所协助后制。

“那时候真的是丢下自己的人生去帮他。”Bagel 说。

“去比鲁保罗，就是一场把不可能变可能的任务，尤其是一个来自台湾的皇后。在他入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比赛不只是‘他一个人的事’了。飞去美国备赛对我们来说，当然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们也有自己的人生，但皇后之间就像没有血缘的家人，我那时只告诉他一句话：我相信你的才华，I want to be a part of your journey。”Bagel 想起当时，语气仍热血沸腾。

“虽然我内心想说，他应该很早就会回来了吧？”忍不住坏嘴本色的 Bagel 偷偷吐了舌头。



2024年3月6日，台北，变装皇后妮妃雅的家。摄：陈焯煊/端传媒

备赛期间，Leo 全力专注在 Runway 的高订服，第一周就以神速完成14套造型的初稿。由于设计中融合了大量的亚洲元素，如台湾特有的布料、刺绣等，台湾的后援小组在前期花了十天跑遍大台北地区的东西南北市，搜集 Leo 指定的治装材料，扎扎实实塞满托运及随身行李直到重量上限……“我只抓了两条内裤、两件衣服塞塑胶袋里，然后就飞了。”Bagel 说。

抵达纽约，紧接著是长达三周、不见天日的后制地狱。

Leo 是个细节控，即便鲁保罗是电视实境秀，“他连一片指甲的细节也没有要放过，就算你把电视画面放大到百分之一百，也看不到任何瑕疵。”Bagel说，这是他对每一套伸展台作品的标准。

Bagel 夸张地说，在美国的备赛过程，就是无时无刻地待在看不见阳光的“地牢”做工。他口中的地牢，即是 Leo 位于布鲁克林的住家兼工作室。15坪大的客厅与地下室，随时挤著六、七个人手，夜以继日地裁量车缝。如首集登场的香蕉造型假发，是以保丽龙塑形，再反复测试平衡，费时一周贴上层层假发才制成；赛事前导预告的中世纪宫廷马甲也是全手工剪裁，衣服上的每一粒晶钻都是人工贴上。

Leo 唯一能走出家门、见到阳光的机会，只有前往排练室练习才艺秀的时候，也是后来在节目中一战成名的“歌仔戏水袖”。当集播出，他的 Instagram 追踪人数一夜从2万成长至10万。



台湾变装皇后妮妃雅。图：Nymphia Wind妮妃雅 Facebook



台湾变装皇后妮妃雅。图：Nymphia Wind妮妃雅 Facebook

台湾变装皇后妮妃雅。图：Nymphia Wind妮妃雅 Facebook

台湾变装皇后妮妃雅。图：Nymphia Wind 妮妃雅 Facebook

台湾变装皇后妮妃雅。图：Nymphia Wind妮妃雅 Facebook

台湾变装皇后妮妃雅。图：妮妃雅提供



东方扮相

Leo 对于传统表演艺术的启蒙，要追溯至2017年他从英国创作艺术大学毕业返台后，开始与剧场服装设计师李育升共事。李育升擅长以高级订制服的工艺手法制作剧场戏服，尤其专精于传统戏曲。两人共事期间，攻读时装设计的 Leo 开启对东方传统文化的学习，也埋下他的创作转捩点。

事实上，妮妃雅以变装皇后的形式来诠释台湾歌仔戏，本身就是绝妙的转译。

李育升解释，传统戏曲有易性扮演的传统，例如戏曲中的“坤生乾旦”，女性若为“生行”（专门扮演男性角色）即为“坤生”；男性旦行（专门扮演女性角色）则为“乾旦”，“也就是生理男扮视觉女，乾旦在做的事情其实与变装皇后的概念一模一样。”

在实境秀中登场的歌仔戏造型，其实并非正统的歌仔戏服，而是 Leo 与李育升的创新之作。

为了凸显变装皇后的易性特质，妮妃雅的头冠设计，刻意地融合了《红楼梦》贾宝玉的男性头饰“紫金冠”，与《霸王别姬》里虞姬专属的“如意冠”；且头冠顶部更配置了一只“台湾国宝鸟”蓝腹鹇，隐喻是台湾的凤凰。

更关键的细节，是脸上的妆。

“妮妃雅的风格虽然多变，但有一个他不曾忘记的元素，就是东方的‘扮相’。放眼台湾或国际上的变装皇后，这都是他非常强烈的一个 icon。”李育升说。

Leo 向来钟情于宫庙神龕底部常见的虎型石雕。妮妃雅的脸上可同时看见家将文化的脸谱，与动物神祇“虎爷”的形象。它不正统，但内行人一看即知“有传统的底子”，“厉害的传统再转化，就是业内人一看就觉得好像是什么、引发我们生活经验的共鸣，却又说不出来它真的是什么。那是他消化过、而不只是拼贴，也就是属于他自己的东西。”李育升说。

Nymphia Wind's Traditional Dance Shakes Up the Talent Show on Drag Race! 🇹🇼

妮妃雅在才艺秀上演出的水袖，布料也是专业戏曲演员才会使用的特殊织品“杭纺”，具有重量，在掷袖、抛袖时能产生声响，而能表现不同的喜怒哀乐。

“想不到他这也练起来了。”李育升看到节目转播时，忍不住在心里嘀咕，眼中满是对这位“弟子”的钦佩与骄傲。

接起亚洲皇后的文化断层

“坦白说，Drag（变装）不是亚洲的文化。”李育升说，西方的变装皇后文化，起缘于1980年代美国纽约的“舞厅文化”（Ballroom），也与黑人、拉丁裔 LGBTQ+ 族群的平权运动有关；亚洲并未经历这段历史，也因此，2000年前后变装文化“空运”来台时，其文化脉络是断裂的。

这或许反映了，近来台湾虽出现更多的变装皇后，它却始终是极小众市场，且主要存在于少数夜店的娱乐节目。“即使变装在台湾形成一种文化显学，反过来说，它也可能只是一个会快速消失的流行文化，因为它与台湾接不上线。”李育升说。

Leo 创作而来的妮妃雅，正在填补这个“亚洲皇后”的脉络断层，且进一步地，让皇后文化在台湾扎根。一来，他是少数熟悉传统表艺的台湾皇后，二来，他也是让皇后走出夜店，融入民俗文化与剧场演出的台湾第一人。

去年10月，妮妃雅与七位他的变装女儿（指被他带入门的皇后）在石牌福佑宫演出《彩虹芭仙传》，结合电子花车与办桌文化，在跨世代的信众与变装文化爱好者眼前上演一出破天荒的变装歌舞秀，“那是可以写进台湾酷儿运动史的一刻。”李育升如此定义。



2023年10月21日，妮妃雅和其他台湾的变装皇后在台北的一座寺庙表演。摄：Ann Wang/Reuters/达志影像

在鲁保罗第16季赛事中，Leo 除了翻玩台湾元素，也有策略地在创作中融入更多亚洲元素，如中式旗袍、发饰；甚至在招募试镜里，扮演中国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

最具象征意义的作品还有第8集伸展台主题“Dancing Queen（舞后）”，他以日本传统舞蹈“舞蹈”发想的演出。当多数参赛者都搬出动感激昂的骚沙、佛朗明哥舞，他反其道而行，脸上涂抹白粉，透过匍匐、慢放的肢体，与扭曲、痛苦的颜艺表现死亡的美感，鹤立鸡群。

这套造型更深的意涵是，日本二战后诞生的舞蹈，与美国舞厅文化追求华丽又疯狂的坎普风，起源皆是对西方传统美学的反叛与破坏。“Culture meets Fashion”向来是妮妃雅的标志，对时尚与文化的考究，令妮妃雅的创作不只有娱乐性，更具有艺术的高度。

“为什么妮妃雅有办法成为‘亚洲自助餐’？因为他在台湾长大，他是受亚洲文化薰陶养成的皇后。如果不是亲身在亚洲长大，你很难去把日本、韩国、东南亚这些东西结合在自己身上并做得好、不违和。在美国长大的亚裔皇后，多数只能够诠释自己原生家族的文化。”招弟观察。



2023年10月21日，妮妃雅和其他台湾的变装皇后在台北的一座寺庙表演。摄：Ann Wang/Reuters/达志影像

鲁保罗变装秀改变什么

妮妃雅具实验性的创作风格获青睐，也反映了变装皇后在当代的解放。

事实上，早期的皇后圈曾严守“男变女”的规则，如肢体上，皇后为展示女体曲线，大多要穿戴矽胶乳房、臀部来“填充”（padding）；妆容上，也讲求女性化的华丽、美艳；甚至性别上，也会排挤进行变性手术或非二元性别者的变装，鲁保罗节目上也曾辩论：“这样还算是皇后吗？”

但随著时代演进，杂音消散，皇后圈选择包容差异，“因为多元性，是这个群体最重视的价值。”招弟说。

变装皇后的定义开始松动，只要以“变装”去改变肢体、面容，呈现另一个自我，无论是变装成女体、动物，或是外星人，都可以是“皇后”；德国版的变装皇后秀甚至曾选出女性的变装皇后为冠军。

妮妃雅正是在新思潮下诞生的摩登皇后。访谈中，我问 Leo，什么是一个好的皇后最重要的特质？他的答案是：妆，与一个人的灵魂。

是妆，而非发饰、服装，因为这才是改变容貌、成为女性（或是其他）最无可取代的步骤。“关键是你的妆跟你的灵魂、整个人生的状态是不是融合在一起，而不只是美。你可以把自己化得很漂亮，但如果漂亮的背后没有一个‘什么’，你也就只是漂亮而已。”Leo 说。



2023年10月21日，妮妃雅和其他台湾的变装皇后在台北的一座寺庙表演。摄：Ann Wang/Reuters/达志影像

“从这个比赛过程你就知道当一个皇后有多难。”Bagel 说。

成为一个冠军皇后，要能做自己的妆、发、服装造型，还要会跳舞、模仿、写歌词……“比任何一个全方位艺人还要全能。最后，比的是一个人的意志力，一个人创作的极限。”Bagel 苦笑地说，“（变装比赛）真的没有大家想像的那么好玩。”

其实，Leo 起初是并不想比鲁保罗的。

Bagel 回忆，Leo 时常有感而发，鲁保罗的节目走红后，当皇后的标准也变得好高，“以前的变装是一件快乐的事，在浴室拿一条毛巾裹在头顶，假装是自己的头发在镜子前把玩……那样的快乐我现在得不到了。”

观众是嗜血的，“大家只想看到漂亮的、完整的、没看过的表演。以前一个劈腿，在社群上就会 go viral（病毒式疯传），现在大家只觉得，so boring。”Bagel 讲到气头上，认不住呛声，“不要再骗人说只要有心，穿支高跟鞋、戴个奶罩人人都可以变皇后。不，那根本是 bullshit，它（drag）超难的。”

然而，鲁保罗变装秀提高变装皇后的门槛，却也改写变装皇后的职业命运。



2024年4月20日，台北，妮妃雅的支持者聚集在酒吧观看鲁保罗变装皇后秀，台湾的变装皇后在台表演。摄：陈焯煊/端传媒

招弟说，从舞厅而生的变装皇后与夜店文化紧扣，过去人们对皇后的职业想像，大多停留在夜店的对嘴或热舞演出。

但鲁保罗集所有美国竞赛实境秀的精华，从《超级名模生死斗》（America's Next Top Model）的走秀元素，到《决战时装伸展台》（Project Runway）的时装设计，加上实境秀不能少的勾心斗角、反唇相讥……具高度娱乐效果的皇后秀，开始从小众市场走向主流大众。

现在在美国，变装皇后是已臻成熟的产业链，有人擅长表演，有人善于主持，去当脱口秀明星、单口喜剧演员；也有皇后成为制作人，独立制播节目或活动，自己创造演出机会，而非由夜店主宰生计。此外，皇后事业紧邻时尚产业，相应的化妆品、假发及高跟鞋品牌辈出，也出现大量的业配与代言商机。

而这些都是鲁保罗节目走红后的效应，“简单来说，你想成为国际一线的皇后，就是得来参加这个比赛。”招弟说。

这也是2022年，Leo 告别台湾，只身飞往纽约闯荡的原因。

“他一路走来就是个害羞内向的人，我原本不觉得他是会去做这件事（报名参加鲁保罗）的人。可是当身边每个人都给他这么高的期待，他有天份、有背景（有美国籍的参赛资格）、有家庭的支持，所有才华与机运 all in one，就是皇后的天选之人。种种迹象都指向了，如果你待在台湾，就是这样；如果你想挑战世界，那就是鲁保罗了。”Bagel 说。



台湾变装皇后妮妃雅。图：Nymphia Wind妮妃雅 Facebook

世界的皇后

时序回到飞往洛杉矶参赛前，在纽约布鲁克林的最后一天。Leo 与伙伴们已足足20小时没阖眼休息，大伙忙著把数十套造型的服饰、发饰与配件，按编号封箱，准备送他去机场登机。

在结束长达一个多月高压、焦虑、精疲力竭的备赛，那一刻，Leo 终于忍不住，摊软在地上嚎啕大哭了起来，怎么也停不下来。

Bagel 说，当时一度以为是自己缝错一件裤子，惹得 Leo 不开心。直到 Leo 哭了整整半小时，他才意会到，那是他未曾在 Leo 脸上见过的情绪，止不下的泪水中，参杂的是身心的透支、对同伴与家人的感激，以及即将赴赛的恐惧。

“体感就是害怕，非常害怕被淘汰要回家。因为这个节目的往例，东方皇后就是很快就会走人，或是也不会晋级到最后面。”尤其，离乡背井从台湾到美国，以及录制节目与世隔绝（不得对外通联）的状况，更加剧 Leo 自我质疑的惯性。

在鲁保罗变装皇后秀里，舞台上的妮妃雅永远艳光四射、无畏无惧；但舞台下的 Leo 却总是面露别扭、焦虑。强烈的性格反差，令同期参赛的皇后，甚至不少观众都以为，“他就是那种考试前说没念书，考卷发回来98分的婊子。”

然而真相是，“那些焦虑都是真的。”Leo 说。

参赛期间的孤独感，Leo 像是被扔进一座黑暗的洞穴中，伸手不见五指，只有自己内在的声音是指引。夜里，他时常闭上眼睛，对自己喊话：“放轻松，深呼吸，你就是来玩的、来玩的！没有这么严重！但忽然又会想起那份压力，想到自己受到这么多人的帮助才来到这里，想为了他们做得更好，不想辜负他们对我的期待。”

2024年4月20日，台北，妮妃雅的支持者聚集在酒吧观看鲁保罗变装皇后秀。摄：陈焯辉/端传媒

Leo 的母亲咪咪受访时坦白，Leo 从小就对自己有很深的怀疑。一方面是性别气质，Leo 从小就爱美的事物、对艺术充满创造力，但与众不同的特质，令他童年遭老师霸凌，一度想轻生。

另一方面是外貌。在节目的四强淘汰赛，鲁保罗要求皇后们写一本自传书，并进行模拟采访。那天，他在镜头前告诉世界他变装的原因。

“从小在台湾，看著白人的五官，有立体的鼻梁、眉骨，还有浓密的眉毛跟胡子，我知道‘那就是世界对美的标准’，然后我看著镜子里的自己，没有一处符合。我找不到自己的魅力，我很怀疑，有人可能会喜欢这样的我吗？”

“所以我开始化妆、变装，因为它（drag）能改变我的外貌，我终于逃避能自己的脸了。”“我很讨厌照镜子，就连到现在，我都没有在镜子前面盯著自己的习惯，除非我要化妆了。”

对 Leo 来说，变装既是幻想的成真，也是现实的逃脱。

自信，始终是他一生的课题。然而，也是那份令人怜惜的脆弱，与无所保留的真心，让他拉动每一位观众的心弦。曾经边缘的亚洲皇后，现在已是世界的皇后。

2024年3月6日，台北，变装皇后妮妃雅躺在家内。摄：陈焯輝/端传媒

在总决赛上，Leo 激动地泪如雨下，泣不成声。“直到今天，我都还在面对自己的内在。我知道，变装或许没办法解决我的自信问题，但它确实帮助我建立某一部分的自信。有时，即便没有化妆，但好像可以看著镜子里的自己说，你知道吗？眼前的这个人，其实是非常漂亮的。”

在那一刻，世人都看见妮妃雅的本色，不是黄色，而是澄清透明、无所畏惧的——风的颜色。

“变装就是一趟旅程。”Leo 说，那是一个男孩在梳妆台前，从化得丑，到化得美，到妆容终与自己的灵魂融合的过程，“‘皇后’是一个媒介，让你去呈现自己的生命、表达自己。”

成名不会是人生的解药，“即使获胜后，还是会有天醒来觉得你不是自己，或是忽然自信爆棚。”Leo 说。

但在群众的爱与掌声中滋养的妮妃雅，赋予 Leo 继续前行与创作的动力。无论未来的旅程，有再多怀疑与低谷，此刻的 Leo 已经知道，他的 Nymphia Wind，终将撑著他走向风想带他抵达的地方。

[#LGBTQ](#)

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未经[端传媒编辑部](#)授权，请勿转载或复制，否则即为侵权。